

# 中國書院

第八輯

ZHONGGUO  
SHUYUAN DIQIJI

主編 朱漢民



## 内 容 简 介

中国书院（第八辑）以纪念中国书院改制 110 周年为契机，分为“书院改制”、“书院教育”、“书院文化”、“海外书院研究”、“书院规划研究”、“书院与社会”六个专题，收录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书院（第八辑）/朱汉民主编.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667-0278-4

I. ①中… II. ①朱… III. ①书院—研究—中国

IV. ①G649. 2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3550 号

---

### 中国书院（第八辑）

ZHONGGUO SHUYUAN (DIBAJI)

---

主 编：朱汉民

责任编辑：肖立生 蒋紫云 责任印制：陈 燕

印 装：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32 开 印张：21.5 字数：521·千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67-0278-4/G·575

定 价：48.00 元

---

出 版 人：雷 鸣

出版发行：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410082

电 话：0731-88822559（发行部），88821594（编辑室），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0731-88649312（发行部），88822264（总编室）

网 址：<http://www.hnupress.com> 电子邮箱：[pressxls@hnu.cn](mailto:pressxls@hnu.cn)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 《中国书院》编委会

主    编    朱汉民

副 主 编    邓洪波    肖永明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兴国

邓洪波

田浩（美）

朱汉民

刘  琪

刘海峰

陈谷嘉

李弘祺（美）

李海濬（韩）

肖永明

吴  霓

吾妻重二（日）

郑万祚（韩）

金林祥

金相根（韩）

周汉光

姜广辉

高明士

黄新宪

龚抗云

章启辉

鹤成久章（日）

编    务    孙建平    孙思旺

## 稿 约

《中国书院》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书院》以联络海内外学者，推动书院研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主要发表中国书院研究及与书院相关的文化、教育、学术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开辟书院学论坛、书院与学术、书院与文化、海外书院研究、书院学人、传统教育与文化、研究动态、新书评论等栏目，欢迎赐稿。稿件一经采用，即付薄酬。

来稿请用标准简化字打印稿，并附寄磁盘，注释采用页下注。

来稿请附英文题目并作者姓名英译。

翻译文章请附原文与原作者授权文书。

稿件不退，请自留底稿。编辑部将及时通知审稿情况，如逾半年未作答复，作者可另行处理。

《中国书院》设编辑部负责处理日常编务工作。编辑部设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书院研究中心。

邮政编码：410082

联系人：邓洪波

联系电话：0731—88822316

传真：0731—88829394

电子信箱：denghongbo2000@126.com

# 目 次

## 书院改制

书院与科举是一对难兄难弟 ..... 刘海峰 ( 1 )

晚清书院改制的新观察 ..... 邓洪波 ( 8 )

清末以书院改学堂的名称之争 ..... 王建军 ( 28 )

晚清书院在近代教育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

..... 张传燧 李 卯 ( 36 )

## 趋新与存古

——清末四川省会书院改制前后的变通及其两难

(1896—1911) ..... 李晓宇 ( 49 )

书院改制对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影响 ..... 刘少雪 ( 67 )

晚清书院改学堂中的经费问题 ..... 王欣欣 ( 74 )

## 衰落与新生

——1901 年至 2011 年的嵩阳书院 ..... 宫嵩涛 ( 92 )

从书院到学堂的三重变化 ..... 谢 丰 ( 103 )

近十年书院改制研究述评 ..... 蒋紫云 舒 原 ( 124 )

## 书院教育

当代学校教育的困境与书院教育的机遇 ..... 张 践 ( 132 )

现代大学实行书院制的思考 ..... 田建荣 ( 139 )

## 陆九渊教育生涯的再观察

——书院改制 110 周年有感 ..... 胡 青 (152)

## 清代书院文学教育中的现实关注

——以诂经精舍、学海堂为考察对象 ..... 宋巧燕 (166)

清代书院的举人应试教育初探 ..... 李 兵 (189)

##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创新的内在理路及现实启示

..... 姜国钧 (202)

## 书院文化

书院精神靠大学的知识分子来传承 ..... 胡弼成 (221)

## 文武之道 未坠于地

——儒家思想的守护承传与当代书院建设摭议

..... 杨汝清 (237)

现代新儒三大家与书院 ..... 谭 凯 陈先初 (251)

儒学及书院的现代机遇 ..... 吴国富 (267)

元代宋遗民书院的文化生存 ..... 朱汉民 唐 云 (278)

## 元代书院的官学化和汉人文化传承的关系

——以钓台书院为例 ..... 万安玲 (290)

湛甘泉的二业合一论及其影响 ..... 三浦秀一 (300)

《明代书院讲学考》札记 ..... 陈时龙 (322)

## 海外书院研究

韩国书院的记录资料类型和性格 ..... 李海濬 (326)

18 世纪朝鲜社会书堂的享祀（祭享）是非 ... 丁淳佑 (335)

## 朝鲜后期安东乡吏权喜学家门的社会、经济根基和

凤冈影堂的建立 ..... 李树焕 (340)

韩国书院的石刻文化 ..... 徐廷文 (362)

书院和朝鲜乡村社会 ..... 金仁杰 (378)

|                          |            |
|--------------------------|------------|
| 朝鲜时代书院讲会的发展及特征 .....     | 朴钟培 (385)  |
| 朝鲜时代祭享郑梦周书院的建立及其特点 ..... | 赵峻皓 (410)  |
| 日本“书院”的研究现状与课题 .....     | 难波征男 (424) |
| 德川日本心学运动中的中国因素           |            |
| ——兼谈“儒学日本化” .....        | 吴震 (433)   |

## 书院规制研究

|                        |              |
|------------------------|--------------|
| 唐代张九宗书院建立时间探考 .....    | 胡昭曦 (490)    |
| 清代书院学田的经营困境与纾解努力       |              |
| ——以敷阳书院为例 .....        | 张劲松 (500)    |
| 北京清代书院经费支出考察 .....     | 赵连稳 (514)    |
| 宋元书院本杂考                |              |
| ——以《书林清话》著录为中心 .....   | 吴国武 (531)    |
| 鳌峰书院与《正谊堂全书》编刻考论 ..... | 王胜军 (554)    |
| 历代河南书院学规的嬗变及价值追求       |              |
| .....                  | 赵国权 田莉 (571) |
| 岳麓书院发展优势之探讨 .....      | 黄莉雯 (585)    |

## 书院与社会

|                          |              |
|--------------------------|--------------|
| 书院的民间位置 and 我们的追求 .....  | 邢小利 (605)    |
| 科举停废后地方抵抗近代学校改革的原因 ..... | 柯任达 (615)    |
| 宋代书院与祠官关系的文化考察 .....     | 李光生 (637)    |
| 试论书院祭祀与民间信仰              |              |
| ——以文昌阁与文昌信仰为中心 .....     | 简亦精 (650)    |
| 弘扬儒家文化 传承书院精神            |              |
| ——“书院文化传承与开拓国际研讨会”会议综述   |              |
| .....                    | 陈仙 邓洪波 (670) |

## ● 书院改制

# 书院与科举是一对难兄难弟

刘海峰

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过了一百年，总有值得纪念或反思的价值。比如戊戌变法、废止科举、辛亥革命等百年祭的时候，中国学界都掀起了纪念和反思的热潮，又比如一所大学办到一百年，更是要尽可能举行一番隆重的庆典。可是，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在2001年中国书院改制一百周年的时候，除了我这位偶尔研究书院的学者在2001年9月20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书院改制百年启示》的短文以外，其他任何报刊上没有发表一篇纪念文章，也没有任何单位或学术团体召开过一次研讨会来表示纪念。结果我的那篇千字文，成了当年纪念书院改制一百周年留下的唯一痕迹。

今年是中国书院改制110周年，或许是为了亡羊补牢，或许真正醒悟过来，发觉对书院改制这一历史事件确实该好好纪念和反思一下，今年，两岸举办了多个关于书院的研讨会或座谈会，也有不少报刊已经或将要发表以书院改制110周年为主题的笔谈文章，本文便是其中的一篇。

110年前，发生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即清朝政府于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1901年9月14日）下令改书院为学堂。从此，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上千年的书院，从制度上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根基，很快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

书院已经成为一种离我们既远又近的文化遗存。作为制度形态的书院，已经随传统社会永远消逝，离我们越来越远；作为建筑形态的书院，则在东亚世界还有广泛的存在，不少地方都还能见到一些书院旧址，或修复了一些书院，甚至试图复办某些书院。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和教育史上，书院与科举是两个相当独特的方面。书院与科举互相联系又互有区别。书院是有形的，科举是无形的；书院给人的印象多是建筑，科举给人的印象多是制度。书院也有无形的制度，但不是最主要的特征；科举也有有形的考场，但至今多已灰飞烟灭。书院与科举在 20 世纪初都被看成落后守旧的东西而为人们所否定，但书院在当代的形象已趋正面，而科举在当代多数人的印象中还是负面的。

一千多年间，书院与科举同甘共苦，书院研究大家李才栋先生曾将两者称为“姐妹花”，我认为到后来书院与科举实际上是一对难兄难弟。书院虽在科举之后出现，但从宏观上看，两者都在隋唐时期诞生，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一同在 20 世纪初被彻底废去。在它们共存的上千年时间内，两者具有共同的文化基础，关系越到后来越密切。

书院之名，始于唐玄宗时的丽正修书院和集贤书院，当时的集贤书院已有教学活动。<sup>①</sup>但真正作为后世书院起源的书院，则始于唐后期兴起的私人读书场所。中唐以后，有许多准备报考进士科的士子隐居山林，潜心读书，书院便由习进士业的士人读书山林之风尚演进而来。过去多数学者都认为书院与科举的关系是疏离的，或者说书院具有反科举的传统，但近年来的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已逐渐改变了这一看法。作为儒家文

---

<sup>①</sup> 刘海峰：《唐代集贤书院有教学活动》，《上海高教研究》，1991 年，第 2 期。

明的产物，书院是宋明理学的策源地和大本营，理学作为宋以后儒家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十分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书院生存的科举时代，士人反对科举只能居于修身齐家的层次，很难达致治国境界，更遑论实现平天下的理想。大多数书院教育家也是深明此理的，因此他们不仅本人积极争取应举入仕，而且不反对书院学生应举入仕，但是劝导学生要学问、举业并重。正如最著名的书院教育家朱熹所说的：“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亦不免应举。”<sup>①</sup>反对科举在当时既不合时宜，也不现实。如果能够应举入仕，具有了更高的知名度和地位之后，往往可以获得更好的宣传自己学说的机会和条件。朱熹、陆九渊、湛若水、王守仁等书院大师都是考上进士之后，才有较好的学术和政治资本建立或修复书院，进行讲学布道。因此，书院治学与应举入仕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

“惟书院所以育成材，义学乃以端蒙养也。”<sup>②</sup>书院培养的是高于蒙学程度的经世致用人才，一般也就不会与科举对立。实际上，若我们看待科举也不再像从前对待书院那样一味地否定，则承认书院兼重科举，并不会影响我们称道书院文化。从现存各种书院志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书院都以培养出众多的举人进士为荣。越是著名的书院，其历代院长由科举出身的比例越高。清代一般大书院选聘山长时往往以科甲为首要条件，这就如现代大学师资要求有博士、硕士学位一样，因为科名就是古代的东方型的学位，是学问的硬指标和表征，为人们所信服。

在一千多年历史上，书院大部分时间都是藏书出书、进行

<sup>①</sup> 朱熹：《朱子语类·力行》。

<sup>②</sup> 李德林：《定颖记事》卷一《立义学详文》，道光六年刻本，第8页。

教育活动和发展文化的场所，虽然也有其局限，但总体而言，书院的积极意义还是主要的。书院原是中国特产，自从唐代产生后，逐步发展，到清代已成为教育教学的主要场所。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历史上也曾受中国影响建立过众多的书院，因此书院是一种东方型的教育组织形式。宋代和明代的一些著名书院，在教育和教学方面形成了一些特点，如注重教学和研究相结合，注重自动自主的学习，门户开放，采用“讲会”等形式进行学术交流，师生关系较为融洽等等。书院曾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并在推行德治、保存学术、普及教育等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因此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书院与科举可以说都是中华文明的产物，是在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但到了19世纪西学东渐以后，处在清末“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中国许多传统的制度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之下都逃脱不了被彻底否定的命运，传统教育的许多方面都不得不进行脱胎换骨的转型。书院与科举的命运十分类似，两者是被“捆绑”在一起的。19世纪末，改革科举和书院的议论蜂起，当时许多有识之士也对书院的弊端大加抨击，到戊戌变法期间达到高潮。康有为不仅在1898年6月17日奏过《请废八股试帖楷法改试策论折》，而且在同年7月3日还上过《请飭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指出我国各直省及府州县都有书院，多则数十所，少则一两所，可惜所课皆八股试帖之业等无用之学，请求将书院改制为新式学堂：省会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州县书院改为中等学堂，义学、社学改为小学堂。光绪皇帝很快采纳了康有为的建议。这是清廷在改革科举制、废止八股文的背景下所进行的书院改制尝试。

随着戊戌政变的发生，光绪帝和康有为君臣改革科举和书

时代，是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发生剧烈冲突的时代，实际上也是传统的农业文明逐渐被现代工业文明所取代的时代。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许多历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传统事物都逃脱不了被淘汰的命运，例如，冷兵器被枪炮所取代，帆船被汽船所取代，国子监被大学堂所取代等，因为在时代飞速发展的情况下，传统社会原有的许多事物已变得落伍了，被淘汰是必然的结果。但是，今天我们在看待骑兵、刀箭、帆船、国子监、书院、科举等事物的时候，应该历史地看待其价值与作用。

在传统社会，教育和考试以古典人文知识为主要内容，西方的中世纪大学和东亚的书院、科举皆然。只有到文艺复兴，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教育的内容才逐渐转移到自然科学方面来，注重科学技术的内容，即所谓的实科，是工业文明时代教育的重要特征。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伴随着坚船利炮强劲东来的西学，代表的是先进的工业文明，已十分强调科技的重要性。而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农业文明的时代，书院教育与科举考试的内容基本上还停留在古代的古典人文知识，自然逃脱不了被停废的命运。

科举与书院在中国被废之后的命运还有类似之处。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学者重新创办书院，但在 1949 年以后都又被迫改为各级学校。这与二三十年代建立的民国文官考试制度在 1949 年后又被取消何其相似，显示出科举与书院实际上乃命运共同体。

书院被彻底否定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也是一个负面的名词。1949 年以后直到“文革”期间，书院在中国内地基本上也是被否定的旧事物。只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书院其实是我们的国粹之一，它在清末被西式学校所取代，并不意味着总体上应该被否定。自

从书院改学堂 110 年来，中国的学校教育形式从东方型改采西方型，但书院在长期的历史中积累的一些有益的教育经验和教学方法，对今天的教育教学改革也不无借鉴作用。1923 年，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一文中认为，书院的优点，一是“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是“没有教授的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是“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他兼采书院与学校之长，创立湖南自修大学，其教学和研究方法，对今天的教育改革仍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鉴古可以知今。回顾一百多年前书院改制的历史，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示。“物盈则亏，法久终弊。”虽然书院制度适应中国古代社会，但时代变迁之后，书院这种教育形式总体上却没能与时俱进，进行积极的改革，结果最终被学堂所取代。任何教育制度都应顺应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否则终将被历史潮流所淘汰。书院改学堂不仅仅是教育机构名称的改换，更重要的还在于教学内容的更新。将旧式书院改为兼习中学和西学的新式学堂，从教育制度上为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大量引进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推动了教育和社会的发展，在当时有其历史必然性。

书院在中国的命运可以说是跌宕起伏，明代有四次撤毁书院的举措，清末有改废书院的事件，但民国时期就有一些人做过复办书院的尝试，现今中国又有 40 余家新办书院。只是时过境迁，没有制度支撑的书院，如何在现代社会生存和发展，是这些书院应该思考和直面的问题。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教育科学院

## 晚清书院改制的新观察

邓洪波

书院是中国读书人围绕着书，开展包括藏书、读书、教书、讲书、著书、校书、刻书等各种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由唐而历宋元明清，经一千二百余年的发展，得以遍布除今西藏之外的全国所有省区，数量至少有 7500 所以上，成为读书人文化教育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为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以及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自明代开始，它又走出国门，传到东亚、东南亚各国，甚至欧美地区，为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当地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近代以来，因为新学、西学的加盟，它又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而 1901 年 9 月 14 日（农历八月初二）光绪皇帝的一纸诏令，全国至少有一千六百余所书院改制为大、中、小三级学堂，更使它由古代迈向近现代，得以贯通中国文化教育的血脉。这本是一件改写历史的大事，但由于改书院很快就变成了废书院，甚至毁书院，如此重大的事件就在历史的虚无中被稀释幻化，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站在 21 世纪的今天，在中华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对 110 年前的书院改制，实有重新观察的必要。

## 一、戊戌书院改制：短暂尝试与快速失败

从书院到学堂，论其实施，经由 19 世纪末戊戌维新和 20 世纪初晚清新政两个阶段始得实行。

戊戌书院改制的设计者是康有为，纵观其《请飭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要点有三：一是“愚而无学，坐受凌辱”，中国“欲富强之自立，必广建学校，由国而遍及于乡”，普及教育，由士而“下逮于民”。二是改书院为学堂是其快速变法求强方略之一。所谓“泰西变法三百年而强，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我中国之地大民众，若能大变法，三年而立。欲使三年而立，必使全国四万万之民皆出于学，而后智开而才足”。而“兴学至速之法”，“莫若因省府州县乡邑公私现有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三是“上法三代，旁采泰西”，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府州县之书院为中等学，义学、社学为小学”，“飭下各直省督抚施行，严课地方官”，“限两月报明”办理，“违者劾其一二”，意在快速建立高、中、小三级近代学校体系，实现“人人知学，学堂遍地，非独教化易成，士人之才众多，亦且风气遍开，农工商兵之学亦盛”的理想局面。<sup>①</sup> 康氏所奏完全被光绪皇帝采用，七天之后（五月二十三日），即颁布上谕，限令两个月之内，将全国各书院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

改制令下，各地奉旨执行，是为戊戌书院改制。惟其时维新政令日出，应接不暇，地方或以书院为不急之务而多有视为具文者，而朝廷也似乎忘记限令二月之约，再加改制不及百

---

<sup>①</sup> 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466—2468 页。

日，即随太后政变（八月初六日）而告停止，改制成效甚微，全国各省书院改为学堂者仅二十余所。

事实上，反对改制的声音从未停止过。在改制令推行的六月份，曾廉应召上封事时就说：“学堂之与书院，犹多之与夥，小之与鲜，名殊而实一也。夫果征实事，何必尽改学堂？如果属虚名，何必尽废书院？”<sup>①</sup> 戊戌维新失败之后，反对之声日高，八月二十九日，黄仁济就提出“即京师新建大学堂亦宜改为京都大书院以为倡，率凡各省府厅州县已有书院训课者，扩充而推广之，未有书院训课者，速筹经费增设之”。其意在“不必再立学堂名目”，而要将已有学堂一律改为书院。<sup>②</sup> 到九月份，礼部奏请恢复八股取士旧制的同时，又“另片奏各省书院请照旧办理，停罢学堂”。九月三十日，西太后准其所奏，下达《申明旧制懿旨》，其称：

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并非专尚训诂词章，凡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份内之事，学堂所学亦不外乎此，是书院之与学堂，名异实同，本不必定须更改。现在时势艰难，尤应切实讲求，不得谓一切有用之学非书院所当有事也。将此通谕知之。<sup>③</sup>

至此，戊戌书院改制之举被宣布彻底否定。值得注意的是，否定的理由锁定在书院与学堂的名实之间，以其“名异

---

① 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5页。

② 《黄仁济拟治平万言奏》，见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5—2486页。

③ 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6页。

实同，本不必定须更改”。如此从技术层面解说，似乎过于牵强，它既掩盖了代表圣人之道的“正学”与乱圣人之道的“西学”之间的学术矛盾与斗争，更淡化了政治权力争斗的残酷与血腥。实际上，我们从曾廉的反对声中就明显地感知到，书院改制已经由文化教育改革脱轨变成了政治斗争，其称：“书院不废，学堂不行，不足以标异新政，且非移易耳目，恐不能以西学鼓簧天下也。臣愚以为今天下之患，莫大于以西学乱圣人之道，隳忠孝之常经，趋功利之小得，驳駸乎为西人导其先路，而率中国以迎之，此臣所尤夙夜忧心者也。”而所谓“君子不齿”，“此辈辄敢大言”，“杂取老、墨、释、耶之支说，非尧舜，薄汤武，陋周孔，肆其雄谈以惊庸众”等等，充满了火药味，已然尽是斗争哲学的政治语言。

为了防止书院改制脱轨于政治太远，倾向革新的实力派人物两江总督刘坤一于当年十月初三日（1898年11月16日）上《书院学堂并行以广造就折》，认为礼部之所以奏请恢复旧制，是“因前议将书院改为学堂，故请书院照旧办理，停罢学堂，非谓书院之外不应另有学堂也”。虽然“书院与学堂诚如懿旨名异实同”，但“若有学堂以相观摩，可辅书院之所不逮，未始非补偏救弊之道”。因此，他主张“书院不必改，学堂不必停，兼收并蓄，以广造就而育真才”，试图停息政治争论，而力保学制改革成果。然而，政论一旦开启，要想平息则非易事，时务学堂改为求实书院一事，即其典型例证。

时务学堂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本身就是改革的产物。光绪二十三年（1897）一月，由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领衔呈报巡抚陈宝箴批准立案，旋由熊希龄等请两江总督刘坤一拨盐厘加价银7000两为经费，遂建于小东街（今中山西路）。八月陈宝箴发《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定总额为120名。十一月公布《湖南开办时务学堂大概章程》11条，始招头班